

在这个世界上，我遇见了另一个自己，但不共死。

著

重述 我们是

遇见世上另外的你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遇见世上另外的你/夏雨珊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492-0276-8

I. ①遇…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2007号

遇见世上另外的你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430010)

E-mail cjpub@vip.sina.com

电 话 (027) 82927763 (总编室) (027) 82926806 (市场营销部)

出 品 知音传媒集团知音书局 (武汉市东湖路169号 430077)

出 版 人 别道玉

统筹监制 李 文

选题策划 付青松 杨晓峰

责任编辑 江 水

特约编辑 程 英

封面设计 张俊锋

美术编辑 晓 廉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492-0276-8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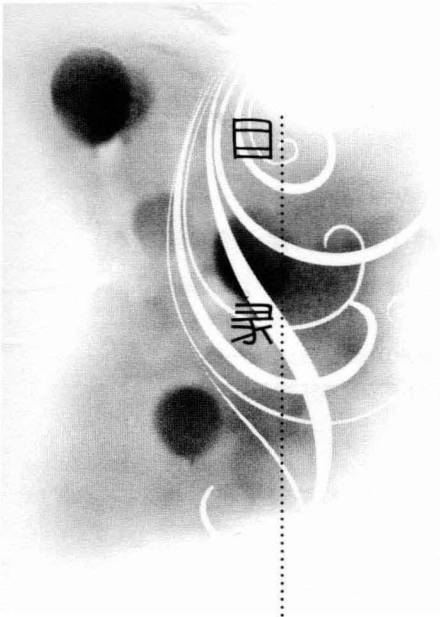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目

录

- 7 A. 炫目。韩麦麦：你摸不到我的哀伤
- 28 a. 轰鸣。韩夏夏：你听不到我的哀鸣
- 58 B. 绝色。韩麦麦：开在我掌心里的花
- 86 b. 天籁。韩夏夏：唱在我掌心里的歌
- 109 C. 本真。韩麦麦：那些让人无望无助的真相
- 131 c. 疏离。韩夏夏：那些让人伤痛欲绝的背叛





目

录

- 153 D. 救赎。韩麦麦：生命边缘伸出的那双手
- 179 d. 恩典。韩夏夏：不离不弃的两朵小金花
- 209 E. 殊途。韩麦麦：我愈合不了尘世带给我的伤
- 233 e. 同归。韩夏夏：我改变不了上帝悬赏我的罪
- 251 F. 米路扬
- 253 G. 吴子利
- 255 H. 苏非
- 

青春的序言

这个夏天很快就过去了。曾经天真地以为你的消失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离开，总有一天你会再度出现在我面前，拍着我的头牵着我的手走过长街，但是我等在这里，一直都等在这里，你还是没有回来，没有。

也曾以为，一起长大，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你不会忘记我，我也不会忘记你。当数年之后，长久得可以用“long long ago”来形容的时候，你真正地在我的期盼中现身。但是，你知道吗，我发现，你已经忘了我，再也，再也找不回来时的路。

苏非，你会不会知道，那一刻，我仅存的生存欲望，对未来美好的幻想，甚至是对你美好的幻想，全部都烟消云散。耳朵里的幻听开始跋山涉水地奔涌而来，还原成童声的问候，它们说，韩夏夏，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好不好？

好不好。我轻轻地重复这三个字，犹如在黑暗的世界里我轻轻唱起的儿歌一样，唱着唱着，我的眼睛，干涸了的眼睛里开始湿润起来。我摔了我小屋里的东西，砸伤了韩麦麦。韩麦麦，我亲爱的姐姐，她走过来紧紧地抱紧了我。那是在我知道了苏非近在咫尺的那个夏日午后，酡酡色的光也射不穿我隐晦的世界，我听到她用再小不过的声音对我说：夏夏，对不起，对不起。

我知道，这一声对不起，有多么多么的沉重。

其实这么一声沉重的对不起，我一样要说给她听。

在这个世界上，在同一个子宫里，我遇上了另外一个自己，同生，但不共死。

而我们的青春里，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恩赐与伤害，太多太多无以言说的无望和无助，我们把这些统统打包删除，于是冗长的青春变得长久地沉默下去。

2004年的炎炎夏季，我们的世界再度颠覆。

麦麦说过，爱情不过是眼中的一粒沙尘，再小再忽略不视，也一样伤人。

你听到了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我一直都在忏悔，喋喋不休地在你无声的世界里忏悔。麦麦，我的姐姐，我们宿命地选择了做姐妹，那么我们就宿命地选择背道而驰吧。

韩夏夏



炫目。韩麦麦：你触摸不到我的哀伤



Chapter 1

4月的北京，依然有着料峭的春寒。

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我有点眩晕，我把手臂高高地举过头顶，试图挡住突如其来的日光。说实话，我害怕见到光，就像我在家里的时候都会把窗帘紧紧地拉起来，坐在黑暗里似乎就可以感受到韩夏夏所处的世界的模样。

是的，我的妹妹，韩夏夏，她看不到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看不到我现在已经变老的脸庞。她总会发脾气，发很大的脾气，用头到处乱撞，把房间里的东西全部丢出去。最开始的时候也会让我无所适从，但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如同她适应了我的安静一样。

就像今天，我走过街道的时候，发现她就站在对面，戴着黑色的墨镜，在高大的杨树下面，显得那么的渺小。

看到她，我一下子就忘记了要往哪里走，斑马线白花花地出现在我的



眼底，无声的世界让我对所有可以发出声音的东西感到莫名的恐惧。

我扶着电线杆子，对着韩夏夏大声喊道：“夏夏，是你吗？你站在那里不要乱动！”

绿灯亮起，整条马路都是行人来来往往。站在此端的我，站在彼端的夏夏。

总会有这样的時候，韩夏夏在家里吵到没人跟她吵了，没人管她摔不摔东西的时候，她总会独自一人跑到我的学校来，站在马路的对面等我放学。她的身边，是米路扬，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退学经商。米少爷家里惯出来的一身臭毛病在韩夏夏强大的降魔力下居然可以做到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被调教出来的他在夏夏说一的时候绝对是不敢说二的。这也难怪，其实我看得到的，韩夏夏越来越漂亮了。

14岁的时候韩夏夏把她粉嫩嫩的小手放入我的掌心，我便以为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要保护她，因为所有的人都这样对我们说，你们是姐妹花，你们一定要相亲相爱。

韩夏夏听到我的喊叫以后，转身茫然地向着我声音的方向转过来，米路扬牵着她的手。唉，其实我怎么看都觉得他们是绝对般配的一对。

“姐姐。”她有点委屈地叫我，透过墨镜依稀可见哭过的印痕。我知道，但是我不说，我把她从米路扬的手里接过来，笑笑对他小声地说：“辛苦你了，回去吧。”

米路扬礼貌地对我挥了挥手，脸色有点微微变红，趴在韩夏夏的耳朵边上说了些什么，转身就离开了，一点都不像纨绔子弟那么飞扬跋扈。我

喜欢这样低调并且心中有爱的人。

曾经，遇到像米路扬这样脾气好、脸蛋漂亮的男孩子，真的就是我的一个理想。我曾经跟夏夏讨论过他这般男子的模样，夏夏看不到，她问我：“他真的像苏非吗？”

每每她这样问我的时候，我都答不上来，因为“苏非”这两个字，是她永远都过不去的坎，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米路扬自然和苏非不一样，夏夏之所以纵容他每天寸步不离地陪伴在身边，只源于我的一句话，米路扬长得像那个叫苏非的少年。

这样对米路扬一点都不公平。他不知道，他曾经问过我无数次苏非是谁，因为韩夏夏总是在不经意的瞬间冒出来这么一句话：“哎，我说米路扬，苏非是不是已经死了啊。”

米路扬问我的时候用手拍着后脑勺，笑得云淡风轻地问：“麦麦姐姐，你说那个苏非，是不是很讨厌啊，怎么夏夏那么希望他死掉呀？”

我看着他的一张一合，我明明可以读懂他说出了些什么，但是忽然心里难过得无以复加，就摇着头对他说：“听不懂啦，你说慢一点。”

耳朵里的轰鸣盖过了米路扬甜美的微笑。记得有句歌词就是那么唱的：“记得一场海啸，不记得你的微笑。”

米路扬对韩夏夏的笑简直可以让人嫉妒得死掉。宠溺，爱怜，或者还有更多，但是这些她统统看不到。

这么说别人一定会误认为我背地里单恋他。

我怎么会那样做呢？韩夏夏是我那么亲的妹妹。



在我牵过韩夏夏的手的时候，我看到米路扬站在后面，眼神那么深沉，仿佛无底洞。我对着她的耳朵小声地说：“夏夏，你的苏非在注视你呢。”

她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就像当年站在苏非后面的韩夏夏天真无忧的笑容一样，让我恍然间觉得，那穿越了光速的时光都倒回过去。

我们走过熟悉的街道，走过小区每天都石化在那里的保安亭，仰起头朝着楼上瞄一眼，那扇窗户开着，窗帘随风卷动。每一天，都这样度过。

Chapter 2

“回来了？夏夏，你让你姐姐去把房间里收拾收拾。”厨房里妈妈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

夏夏拉我进了房间，狼狈的样子让我提不起来一点精神。我记得以前我养过一只小狗，它很淘气，每天都会把柜子里的衣服拖得满地都是，每天给我不同的惊喜。

推开那个门我就知道要面对怎样的狼藉。妈妈对我们应该没有什么感情吧，一度我以为妈妈不爱我，不爱。自从14岁那年以后，天翻地覆的改变，一夜变老的她已经对我们失望之极。我听不到声音，我总是在黑暗里胡思乱想，这些人情世故让我分不清有谁还在爱我们，我们还能去依靠

谁。如夏夏一样，我也有我自己悲伤的理由，因为，我的耳朵，深度的失聪，微弱的声音以及长久的轰鸣仿佛驻扎在我耳朵里的魔鬼。这4年来，我靠着对唇语的领悟，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

夏夏是懦弱的，她在这个时候总是低眉顺眼地跟在我的身后，拉着我的衣角，在我的手心里画着：“姐姐，妈妈又生气了，我的错。”说完开始呜呜地哭出声来。

彼时，我们已经不是14岁不懂事的少女了，我帮她脱了鞋，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碎掉的玻璃片，把她带到书桌旁边，我轻声地说：“夏夏，你该学点盲文了。这样总不是长久的办法，你是要生存下去的，你要等苏非回来的。”

我提到了苏非，她发抖的身体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看到她点了点头说：“好，姐姐，我好好地学，再也不发脾气了。”

其实，我们有多么的无奈。我知道她一直都怨恨我们的母亲，怨恨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让谁都措手不及。整个房间里已经乱得不成样子，满地的碎玻璃，上次米路扬送她的那个可爱的小熊杯子已经碎得不成样子，我回过头去，看到她的手指触摸着突起的文字，嘴里碎碎地念着。我整理好书，整理好地板，去阳台上晒被子的时候看到米路扬站在楼下冲我挥手，我就知道，他一定不放心我一个人带夏夏回来的。

多么幸福的小女子啊。5年以后照样会有人跑过来无条件地爱她。13岁的她也是这样幸福的吧。13岁刚刚升初中，韩夏夏还是一个扎了两条小辫子、朝天挖鼻孔的邋遢小女孩，不懂得怎么打扮自己，不懂得喜欢是个



什么概念。苏非拉住她的手不放的时候她还以为遇到了流氓，在我的面前哭得死去活来，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以后再也不理他了。那是个牵牵手就兴奋得一晚上都睡不着的年代，纵然苏非和我们一起长大，最终选择了和韩夏夏牵手还是让我沮丧不已。韩夏夏哭得满脸鼻涕的那个晚上我一个人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仔仔细细地把自己审视了一遍，还是不明白我究竟比夏夏差了什么，相貌还是别的什么。那个时候被别人喜欢总会惹起旁观者的嫉妒心，于是我有段时间都不怎么搭理夏夏，我酸酸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极度的不满和压抑，让一向骄傲的我颜面尽失。

我的成绩比韩夏夏要好过千倍万倍，苏非也是，我们常常会站在一起接受全校学生的崇拜，那个时候我更加觉得，苏非选择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夏夏。所以当苏非在1999年的初冬跟着家人远走高飞的时候，我居然还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我看到她哭得梨花带雨，更加的楚楚可怜，我同样也看到苏非站在我家楼下，哭着喊着和夏夏告别。有那么一刻，在我满满的内心里，也曾装过他们的感动。

苏非一去不复返，没有书信没有电话。2000年的新年钟声敲过以后，我们正式14岁，漫长的寒假里韩夏夏都会走长长的路去学校的信箱里看看，每次都失望而归，在客厅里抱着玩偶等电话等到凌晨，电视没了节目，便靠在沙发边上睡过去。我不知道究竟苏非给了韩夏夏怎样的好，让她如此地牵挂他，在那些等待的时光里，我有多么的鄙视这样的韩夏夏。

我没有这样的日子，当我回顾1999年到2000年，留给我的，只是空白

一片。而韩夏夏，14岁以后，这段沾染了幸福、沾染了等待的时光，完全成了她生存下去的唯一理由。

然而，一夜之间，这一切都被打乱了。14岁刚刚过去不久，我的世界失掉了声音，夏夏的世界失掉了光明，我们的妈妈一下子变得无奈和悲伤，换掉了大房子，如苏非一样，我们也离开了生活了14年的故土。

Chapter 3

我们原来的样子，终都成灰。

新的城市，新的小区，韩夏夏还是比我幸运，因为她遇到了米路扬来接替苏非爱她。

韩夏夏会在午夜失眠忽然袭来时惊慌失措，她在我的耳边轻轻地喊我：“姐姐，姐姐。”但是我听不到。妈妈的脾气变得暴躁起来，她变卖了一切值钱的东西来维持我们昂贵的康复药品。我已经不再哭泣，韩夏夏常常会把我和妈妈折腾得筋疲力尽。我很安静，但我的世界不安静，每时每刻都是开火车的声音从耳朵里碾过，碾碎了我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4年多的时间里，韩夏夏每天都要大声地谩骂、哭泣、砸东西，渐渐地，我习惯了轰鸣的世界，习惯了夏夏对我强大的依赖。妈妈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再告慰夏夏的内心，只有我，我们是心灵相通的姐妹，可以互相安慰。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委屈。

韩夏夏再也没有提到过苏非，但是我知道，苏非在她的生命里，磨灭



不掉。就像今天，当她再次拿起盲文来读，依然是因为我说的一句话里有“苏非”这两个字。

少年的纯真感情，可以铭记一辈子。

帮夏夏晒好被子，手机振动了三下，我知道米路扬就在门口等我去开门。路过厨房，看到妈妈靠在门框上，不知道注视了我多久，两鬓的头发已经发白，苍老的迹象那么的明显。我的鼻子酸了一下，其实，妈妈对我们的那些心思，我都懂，作为亲生女儿，我想我除了抱怨一下她对我的冷淡外，我还是相信她爱我们胜过了爱自己。她“唉”了一声，转身又回到厨房，我愣了一下，然后去给米路扬开门。

应该说，米路扬真的是个阳光少年。即便他如此阳光，可仍然照不亮夏夏的内心，走不进她的世界。米路扬代替不了苏非，任性的韩夏夏同样也不会允许他长久地跟从。

米路扬有点拘谨地站在我的面前，用手胡乱地比划着，他知道我听不到，我又不是夏夏，他也不可能为了我去学手语。看他那笨拙的样子我就想笑，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米路扬啊，你就直接说吧，我能看懂你说什么的。”

他微微地一笑，口型说得要多标准有多标准，他问我：“夏夏在屋里吧？”

看到我点头，他穿过厨房去了房间。妈妈站在厨房门口，眼神扫视到我的脸上，我不知道她今天是怎么了，总是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从她身边走过去的时候，破天荒地，她拉住了我。

2004年春天，我已经念到了高三，也已经过了18岁的成人典礼，已经高出了妈妈一个头，站在她的身边，我觉得她是那么的需要依靠。我预感到妈妈可能有事情跟我说，果然，她拉着我走进厨房，在我的手心里画下几个字，顿时让我惊讶不已。

妈妈说：“麦麦啊，我要去做一次手术，家里边，你好好地照顾一下夏夏吧，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她了。”

两行泪珠就那么滚落了下来，我怔在那里，手心里妈妈的眼泪滚烫，韩夏夏安静地守在屋子里面读盲文。

我不知道，她说的这场手术，到底对我预示着什么。犹如当年我和夏夏一起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死亡的阴影冰冷地笼罩在我们的世界里。以逃亡的身份重获新生，但是丢掉了我们彼此最珍贵的东西，做什么都会有代价。是的，代价，苏非不知道，在他走后，我们的城堡已经轰然坍塌，他的公主已经被埋葬掉了灵魂。

我们都走不进彼此的世界。我，韩夏夏，米路扬，还有我最亲爱的妈妈。

我第一次握住妈妈的手，她的眼光有点发散，鬓角有片片银色，握住手指的瞬间，我仿佛感受到了来自自己的力量，要让为我们付出了所有的妈妈幸福。

招呼米路扬一起过来吃晚饭，他拘谨地坐在夏夏的身边，妈妈的脸色有点难看，夏夏是看不到的，否则她又会闹腾起来。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我们家吃饭了，妈妈不会去管这些琐事，其实也管不了，以夏夏的个



性，尤其在妈妈始终觉得这么多年亏欠我们的心理作用下。她只要看着我们能开心，早恋又怎么样，只要夏夏不再吵闹，只要她能完好无损地继续生活下去，妈妈简单的理想，已无他求。

Chapter 4

韩夏夏在饭桌上敲了敲碗，咳了一声，对妈妈说：“妈，我想去学校上学了。”

米路扬在旁边异常地活跃了起来，狂喜的表情溢于言表，他拍着胸口对我妈妈说：“伯母，你放心好了，夏夏要是去学校上学的话，我保证每天接送，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个执迷不悟的小男孩，难道以为这样我的妹妹就可以接受你了吗？

我站起身来什么都没说地走掉了。这样的场景，让我再次想到了苏非。单薄的少女年代，那个13岁就懂得感情的小男孩，把我和夏夏的关系几乎毁掉了，随着他的蒸发，我发现其实我是那么那么地想念他。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也和当年一样，会带上小红花笑着笑着就脸红。

一顿饭吃得夏夏很开心，米路扬嘴角翘起来的微笑那么的像苏非，可惜夏夏看不到。妈妈一个人沉默的样子，让我的心紧紧地揪在一起，我已经想好了，就算是把房顶揭了，我也要找到妈妈的病历单。4年多来，这